

REN JIAN DI YU

人间地狱



娑婆生 包天笑 著

SHANG HAI TAN

YU SHANG HAI RENCONG SHU

SHGJCBS



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

第二辑

I24
798-G

人间地狱

娑婆主 包天笑 著



农干院 B0031809

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第四十八回 资金捐款化作糊涂帐 把弟盟兄居然道义交

话说单夷英在洪彩云家请客，由孙桐耘、诸馥斋替他介绍了姚啸秋、黎宛亭、程藕舫，诸人前去热闹热闹。单夷英到了洪彩云那里，先将洪彩云搂抱着坐在膝上谈笑取乐。洪彩云因猜单夷英的年纪，说夷英只有二十三四岁，念五无论如何不满。说得单夷英狂喜，忘其所以，将自己的一张黑而且大的脸凑到洪彩云的脸上去。洪彩云大叫起来说：“哎呀！痛煞我哉。”单夷英听她喊痛也不理她，却拚命将脸紧贴在洪彩云的粉靥，低声问道：“痛什么？你这一嚷吓坏了我了。”洪彩云道：“你这胡须戳得我面孔上痛来，啥个道理？单大人你的胡须戳起人来加二痛点？”单夷英哈哈一笑道：“你这话真有经验了，我的胡子却和别人不同。因为我留的是德国式的陆军胡子，要峭要硬，常使胶水捻，自然扎得你疼了。”说罢夷英举起手来，自己将胡子捻了两捻。洪彩云两只手不住的笑着抚摩粉靥，趁着单夷英捻胡子的当儿，脱离了单夷英的怀抱走了出来。单夷英道：“你怕我这胡子？”指指诸馥斋道：“你还是和那位胡子亲热亲热吧！”洪彩云听了这话恐怕夷英动气，忙立住了，拍了一拍夷英肩膀道：“单大人，你不要瞎三话四，你请格客人来得不少了。还是碰和？还是打扑克？还是先摆台面？你做主人家应该应酬客人，你怎么可以只顾自己抱牢了我，朋友面上阿是说弗过去的呀！单大人阿对？客人去了，随便你怎样全可以的。”单夷英听得她咕咕刮刮一大阵，有两句懂，有两句不懂。

忙问孙桐耘道：“桐耘兄，你快来做翻译。她说得太快了，我有些不明白。”桐耘笑了一笑道：“真不懂吗？我来翻译一下吧。”于是将刚才洪彩云的话重述一遍。夷英听了骨软筋酥，笑道：“这话真不错，我们北方人最讲究朋友，想不到彩云也有些北方脾气，那可难得了。”说罢又拉住了彩云的手道：“我家里要有你这么一个人给我招待朋友，我的朋友格外要多了。不知道你肯跟我一块儿上我家里去吗？”洪彩云被他这一问，一时不敢回答，忙向诸馥斋溜了溜眼光。诸馥斋假装吸着香烟，向洪彩云回答了一个眼风，洪彩云心中明白，忙笑对单夷英道：“单大人，你的府上怎么肯许我们这种人踏进去。倘然真肯许我们进去，真是我的福气。恐怕前世木鱼还没敲穿呢！”单夷英道：“得喽，别客气啦！”洪彩云道：“单大人，你又说闲话忘记了朋友了。到底怎样？还是先用点心阿好？”

单夷英道：“该死，该死。我真给你迷糊住了。”忙问孙桐耘道：“你替我做提调，我们还是先打牌，还是先喝酒？”桐耘忙转过来问啸秋、藕舫、宛亭等人。宛亭道：“我们随便。”诸馥斋道：“客随主便，夷英先生喜欢打打牌，我们也可以勉力奉陪。”单夷英道：“这话不对了，应该是主从客便，怎么可以反客为主？”诸馥斋道：“今天不错，这地方是你请客，应该你是主人。但是你到南边来没多少时候就要去了，实在讲起来我们是主人，你只可以算是客人，自然我们大家随你的便了。”单夷英道：“那不行！那不行！”大家正在谦让不遑的时候，黎宛亭道：“不必了，我瞧时候也不早了，我们大家还是先吃饭，吃完了再看大家的兴致如何，夷英先生欢喜打牌，我们再凑凑也来得及。此刻如先打牌，未免枵腹从公了。”单夷英道：“好！这位黎大哥的话一些不错，我们就这么办。”忙吩咐洪彩云摆台面。洪彩云答应了一声，自有娘姨大姐等七手八脚将台面摆好，大

家纷纷入座。单夷英还要斟酒分首席二席次序，黎宛亭道：“上海吃花酒大家都是随随便便，不拘首席二席的。”单夷英道：“既然有这习惯法，那么我就主从客便了。”

这时候诸馥斋笑嘻嘻的向单夷英道：“主人家，你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没做呢，你背后头坐好了一位洪彩云，却忘记了我们身后萧条了。请你赶紧替客人叫局吧！”单夷英道：“这真是我的疏忽了。”洪彩云也掩住嘴笑道：“我也忘了这件事。”说罢立起亲自捧过都盛盘笔砚来。单夷英对诸馥斋道：“对不住，还是请你带笔吧！我可写不上来。”诸馥斋道：“我也不行，我不戴眼镜简直不能动笔。偏偏我那副眼镜，今天不知怎样来得匆忙，没带在身边。刚刚在一苹香你拿出那铅印的学堂章程，我不是瞧不清楚吗？”孙桐耘听说，连忙接过那都盛盘道：“我来，我来当一当秘书吧！”于是一一的问了阖席的人，各叫了一两个局。藕舫、宛亭、啸秋皆有固定的局，全是熟人，那也不必细表，一一写完发出。诸馥斋道：“夷英先生除掉了本堂以外，另外总要再叫一个。”单夷英道：“我想有了彩云也不必再叫了，并且我也没有熟人。”洪彩云在旁听了这话对单夷英道：“单大人，耐尽管叫噻，我也不管牢了耐，弗许耐叫别人，多叫两个热闹热闹噻。”单夷英听了这话，眯缝了两只巨眼，捻着菱角胡须，对洪彩云看了一眼，向着诸馥斋道：“你瞧，她多么大方，一点儿也不吃醋。她越是这样，我越不要叫别人了。”诸馥斋也附和着笑道：“吃醋一定会吃的，不会吃醋的人也算不得女人了。也许她嘴上这么说，心里真不愿意你叫别人呢。”说罢手里拿着一根象牙筷子向彩云脸上点了两点道：“彩云，我猜得阿对？”洪彩云将头一扭，撒娇撒痴的半个身体向单夷英背上一伏。单夷英道：“哎呀，可压坏了我了。”洪彩云道：“单大人，你刚刚不是说气力蛮大吗？怎么背上压不起？”单夷英

道：“我什么地方全有劲，只有背上没有劲，受不住压。背上有劲，那便是驮碑的大王八了。”说得大家全笑了起来。洪彩云道：“哦！我晓得了单大人并不是背脊上没有气力，也不是经不起压，不过单大人自家弗肯说压得起阿是？”单夷英一把握住了洪彩云的手道：“你这孩子真会说话，真是一张小油嘴。”洪彩云道：“单大人，你说啥？阿是说我嘴上有油？我下半天起来到此刻一些物事没吃，嘴上哪里来的油？”黎宛亭道：“我有一个调停办法，单先生叫是要另外叫一个的，叫一个不至于生出吃醋问题的便好了。”孙桐耘道：“宛亭兄这办法妙极了。”单夷英也点点头。孙桐耘道：“不生吃醋问题的到底是谁呢？”黎宛亭道：“张素雯的妹子张四实，她现在只不过十三四岁，的的刮刮是一个小先生。她新近学会了两套大鼓书词，那么叫她来可以唱一出大鼓，大家听听岂不甚妙？料想决不致发生吃醋问题。”单夷英道：“这人是北方人吗？”黎宛亭道：“不是，是南边人。”单夷英道：“南边人能唱大鼓，那是不可多得，赶紧叫得来听听。”孙桐耘忙问黎宛亭：“张四实在什么地方？”黎宛亭道：“在日新里。”孙桐耘便照式写好发了下去，不一会各人的局纷纷而来。张四实因为喉咙痛不能到，由张素雯代表了。单夷英听不着大鼓虽然失望，然而他见了别人的局，都见一个称赞一个，称赞不已。那叫的人当然要问可要转一个局，单夷英却一一答应，多多益善，差不多阖席所叫的局，单夷英一一转到，只有啸秋所叫的碧嫣没转。弄得单夷英身后花团锦簇重重围住，单夷英非常高兴。这时候也不只和洪彩云胡缠，直到席散，时已不早，单夷英还要拉住大家打牌。程藕舫、姚啸秋、黎宛亭全推说另外有局，付了和钱告辞而去，剩下诸馥斋、孙桐耘二人陪着单夷英未走。

洪彩云见单夷英有些倦意，忙道：“单大人，阿要到后面亭

子间小床上靠一歇，大概做主人家做得吃力了。”单夷英道：“好，你真算得疼我了。”说罢跟着洪彩云到了后面亭子间，单夷英趁势往床上一躺。诸、孙二人也跟着进来，诸馥斋也向单夷英对面躺下，孙桐耘却坐在床前一张红木小凳上面。单夷英道：“咱们这样子好似抽鸦片烟。”洪彩云在旁听道：“单大人，阿是要吃烟？”单夷英还未回答，诸馥斋道：“好，你搬出烟盘来噻。单大人不吃，我要抽两筒呢。这两天天阴筋骨很有些酸痛呢！”洪彩云答应了一声，忙将烟盘捧出。诸馥斋问单夷英道：“这玩意儿尝过吗？”单夷英道：“尝过，尝过。总算没上瘾，可是抽也能抽。老实说，我们在军队营里混过的人，这东西总免不了关系。”诸馥斋道：“其实这鸦片烟倒是一件好东西，提精神赶风寒真是无上的灵药，抽抽也不要紧。不过被一班只抽烟不干事的人抽坏了，将鸦片烟的名誉弄得扫地以尽。我常说会吸烟的人是人吸烟，不会吸烟的人是烟吸人。人吸烟可以得着烟的利益，烟吸人便生生的将一人的精神财力全断送在烟下了。”单夷英道：“对呀！您这话真不错。大伙儿骂大烟，大烟真受了冤枉呢。其实世界上比大烟坏的东西还多着呢，怎么大伙儿不想法子禁禁，却要禁大烟？”洪彩云在旁笑道：“单大人，耐阿是燕子窠的老板？还是土行里东家？弗然你啥事体实梗要鸦片烟打抱不平呢？”单夷英道：“什么叫燕子窠？我不懂。”洪彩云：“哎呀单大人你连燕子窠全弗懂吗？你真不是单大人，是阿木林了。”诸馥斋道：“彩云这却不能说单大人是阿木林，单大人一榻括子到上海没有一礼拜，他自己又不是有瘾的老枪，他怎么知道燕子窠呢？”洪彩云道：“单大人来了没到一礼拜却真真瞧不出，为什么堂子里的规矩他清清楚楚呢？一些没有外行，像煞老白相。”诸馥斋道：“单大人在北京南班子常逛的，北京南班子苏帮的人多，规矩也大同小异，单

大人自然不是外行了。”洪彩云道：“怪不得呢。”

这时候洪彩云一面捻着烟鉴烧烟，一面笑迷迷的对着单夷英说话。单夷英道：“你说了半天，燕子窠究竟是什么，我还不知道。”洪彩云道：“燕子窠不是真正天上飞的燕子做的窠呀！是偷着开灯卖鸦片烟给人吃的地方，就叫燕子窠。”单夷英道：“哦！我知道了，就是小烟馆儿。”洪彩云道：“从前的烟馆是公的，现在的燕子窠是私的。常常巡捕房要捉燕子窠，一捉捉起来好白相来，一连串总有一排老枪跟着进巡捕房。”单夷英道：“上海这地方禁烟禁得这么严吗？”洪彩云点点头道：“交关紧呢，照章程连吾们堂子里也不许开灯。近来大家因为讨客人的便当，没法子预备只烟盘，但是也交关担心。只好在亭子间里摆摆，外头大房间到底有点吓呢。”说到这里，孙桐耘低低的凑过来道：“亭子间里抽烟真不要紧吗？我瞧还是关上了房门的好。”洪彩云笑道：“弗碍格，孙大人胆子也太小了。”孙桐耘道：“宁可谨慎些好。”说罢不由分说的蹑手蹑脚走到床后边，轻轻的将房门关上。那房门上配好了有外国弹簧锁，这一关早是砰的一声。洪彩云笑道：“无事无端，弗到困觉时光就关紧了房门，他们外头大姐娘姨一定要奇怪了。”说罢笑了一笑，趁势将一个头歪枕在单夷英的大腿上。诸馥斋道：“彩云你只管笑了，烧了这半天的烟一筒还没装好，我们倘是有瘾的人早已要眼泪鼻涕滚下来了。”洪彩云道：“不要急，一筒好了。”说罢将烟装上斗门，问单夷英道：“阿是你先吃？”单夷英道：“我不要，请诸大人先吃吧。”诸馥斋道：“我原是弄着消遣的，何必让我。”说着早接过烟枪噙在嘴内，自有洪彩云挟枪对火，呼呼一阵将一口烟吞云吐雾吸得干干净净。单夷英笑道：“听你这呼呼的声音却是老手，怎么倒没有瘾呢？这话我不信了。”诸馥斋道：“瘾是从前有的，如今早戒了。有这毛病出门

最不便当，不得不戒。其实戒了以后，我的心想脑筋倒不及从前灵动了，身体也不及从前结壮了。从前我在九江官银号盘帐，三天三夜没睡，一些儿不磕睡，查出了不知多多少少的弊窠。如今多算一两个钟头的帐，或是金镑合规元，规元化洋钱，行情上转两三个弯头便要昏了。夜里至迟十一点钟板要睡，不睡便支持不住。”单夷英道：“哎呀！这时候早过了十一点了，那不是耽搁了你平常睡觉的时候了吗？”诸馥斋还未回答，孙桐耘从旁笑道：“夷英先生难得聚会，馥斋当然要勉力奉陪的。”单夷英道：“那么未免太对不起了，我心里格外不安，我们早一点散吧。”诸馥斋指指烟灯烟枪道：“有这件东西吸下去，晚一点也不要紧。”

这时候洪彩云又将第二筒烟烧好了，向诸馥斋道：“诸大人，阿要再连一连？”诸馥斋摇摇头道：“不要了，请单大人吃吧。”洪彩云遂将烟枪送进单夷英的嘴边，单夷英也不推辞，呼呼呼也吸完了。单夷英吸完了烟要茶吃，孙桐耘忙在台上取了半杯茶来递与夷英。夷英连说：“对不起！”接过来呷了一口，忙漱了一漱口，走下床来吐在痰盂内。洪彩云道：“阿是嫌弗热？”单夷英点点头。洪彩云道：“茶在外边房呢，非开门不行。”一面说着一面走过去开了门，唤小大姐进来重新倒了三杯茶来。单夷英对洪彩云道：“顶好有小茶壶，泡一壶来咱们可以随便喝着，省得要茶便要叫人，岂不麻烦？”洪彩云皱了一皱眉头道：“我们这里只有大的铜茶壶，小茶壶倒没有呢。”那小大姐在旁插嘴道：“大小姐，你上一次买来泡西洋参吃格那把小茶壶阿好用？”洪彩云道：“那太小了，倒下来不满两杯。”单夷英道：“小的好，那么就是小的吧！”小大姐答应而去。不一会泡了进来，单夷英赶忙接了过来道：“这小茶壶只可以就着茶壶嘴喝。”说罢就送到自家嘴边喝了一口茶，又辨了一辨

滋味道：“这上面还有点你西洋参的香味呢。”洪彩云道：“你又要瞎说哉！我已隔了大半个月没泡西洋参吃了，那里会还有滋味留在壶内。”单夷英道：“那末不是西洋参的滋味，一定是你嘴角上的香味，不然这壶茶怎么特别的好喝？”洪彩云笑道：“单大人才是寻开心的闲话。”

正说到这里，外边有人咚咚敲房门，吓得孙桐耘霍地立起来，拉着洪彩云的玉臂道：“快点将烟盘收起来，快点将烟盘收起来。”洪彩云被他这一吓倒弄得没有主意，捧着一只烟盘不知往那里摆是好。诸馥斋也一骨碌坐了起来，单夷英脑筋清爽点，忙凑到洪彩云身边一口气将烟灯吹灭。洪彩云正在双手捧盘仓惶失措的时候，只听见门外的人道：“大小姐开门噻，东方旅馆来叫局，阿去不去？”洪彩云听了门外小大姐的声音，知道是叫局并无别事，不觉笑了起来，忙将烟盘向床沿上一放，两只手拍拍酥胸道：“吓煞我哉！”说着伸手过去轻轻将孙桐耘打了一下道：“才是孙大人呢，吓得人半要死。一塌刮子一啥弗啥，我不知闯子啥格穷祸，大家急得来。喔唷唷！诸大人急得面孔才变了颜色哉！”话犹未了，门外的小大姐又敲敲房门问道：“大小姐那哼，阿去弗去？”洪彩云眼睛望望诸馥斋和单夷英。夷英道：“是客人叫你的条子吗？”彩云点点头。夷英道：“那自然是去的了。”洪彩云撒娇撒痴道：“我实在不高兴去。”单夷英道：“不去，客人不是要动气了吗？”洪彩云道：“不去管他。”单夷英道：“那是不好的。”诸馥斋插嘴道：“我看你去一去就回来，不要叫我们呆等到天亮。”洪彩云道：“也从来没有出局出到天亮的道理呢。”诸馥斋道：“旅馆里的局靠不住，也许被几个小白脸迷住了，带你到曹家渡兜风。那不是活活的将我们一对胡须的老头儿等坏了吗？”洪彩云道：“放心，弗会格，小白脸的客人我真一个旡不。”说罢走过去开了门，对门

外小大姐接过那张局票看了一眼道：“就去。”洪彩云又走进来和单夷英道：“那末我去出局了，你们要吸烟，我来叫小大姐进来替你们打阿好？”诸馥斋笑迷迷道：“小大姐打的烟单大人不要抽，他只受抽你打的烟。”洪彩云道：“那末我去一去马上就回来便了。”单夷英道：“你尽管去，我们要抽烟，自己也会烧的。诸大人是和你说话。”洪彩云道：“那末我将烟灯点好了。”说着洪彩云亲手在台上取了一匣自来火，划了一根将烟灯点好，重新端端正正将烟盘摆好。馥斋和夷英两人仍旧分两边躺下。洪彩云笑了一笑道：“对不住，我去出堂唱去了，一会儿准来。单大人耐弗许走，诸大人、孙大人我拜托耐。倘然单大人走了，明天我要寻着你要人。”说罢飘然而去。

单夷英等洪彩云走后笑迷迷的道：“这孩子活泼得还有点意思。”诸馥斋道：“可惜她不甚走红，所以生意不十二分好，对于客人很会巴结。其实，现在一班时髦倌人有许多还远不及彩云呢！老实说，还不是混一个运气。”单夷英听到这里，忙拍了一拍大腿道：“你老大哥这句话真对啦！什么全是运气。别提窑姐儿了，就是咱们在军界上混的谁不是混一个运气？打仗更是运气，运气一到谁也打得过，运气一完自己手下就是有十万的子弟兵要炸就炸，弄得你一败涂地呢。做官也是运气，别人不必说，就是我自己那一年运气不凑巧，刚刚要提出我的陆军总长，偏偏起了意外的风潮，这事便搁住了。”孙桐耘听了这话走过来凑着道：“陆军总长现在还不是一个有名无实的东西，在我看还不及你天天在府里老头子身边，可以说话呢。”单夷英道：“你的话可不错，然而在他老人家身边也有许多困难的地方。他叫你办什么事就得立刻给他办好，晚一点或则办得不合他的意思，他便不高兴。譬如这一次他派我到南边来，这事表面上瞧着似乎很容易，然而讲到内容一句话这事可真

不容易讨好。”

诸馥斋忙用手抹了一抹胡须道：“到底你这一次来是为什么事？”孙桐耘也凑到床沿上歪着半个屁股坐着，低低的问道：“到底什么事？你可以约略的谈谈吗？”单夷英皱一皱眉头道：“秘密是很秘密呢，不过你二位也不算是外人，说说也不要紧。老头子不是办了一所神京大学吗？这神京大学便是他的一个机关，他想什么衙门局所搜罗人材总不出于政界一方面，政界上的官僚道德最靠不住。他想借这神京大学名义容纳许多有能耐的人以备缓急之用。大概几位这样在南方有用之材，老头子正求之不得。将来我和大爷回去一说，定要拉你们到咱们这个团体里来的。”孙桐耘听了津津有味，笑得嘴也有些抿不拢。诸馥斋道：“你这提拔意思，我们很感激了。但是我们出身在商界里，这一辈子也只想在商界里混混，政界里很不愿意插足。”单夷英道：“刚才听错了我的话，老头子搜罗人材正是因人而施，量才录用。商界中人他尤为欢迎。他现在不是办了一所通华银号吗？他很想扩张这银号改为银行，大大的发展呢。可惜没有人材能主持这一份事。”

孙桐耘听到这里情不自禁的道：“果真总统要办银行吗？我们现在这里正有一个小小的基础呢。”单夷英听了大喜道：“你所说的可就是前天咱们所谈的那华达银行吗？”孙桐耘道：“正是，我们这行已经差不多要成立了，股子也齐了。”单夷英听到这里，眉头皱了一皱道：“股子齐了吗？”诸馥斋趁势道：“齐是齐了，可是还想扩张一点。”单夷英道：“二位不要客气，不要为难。倘然股子齐了，那便不生问题，我也只好埋怨彼此相见太晚，不能附骥。倘然股子没齐，或者还要添股，那末对不起，我要想参加一点小小的份子。”孙桐耘听了又是笑得合不拢嘴道：“你老先生要加入，我们全体欢迎，漫说股子我们正

图扩张，即使股足额了，别人不敢说，我和馥斋两人名下无论怎样也要让一点出来。”单夷英道：“那末好极了。”说罢连连拱手道：“承情之至。”孙桐耘道：“但不知你要加入多少股子呢？”单夷英听了怔了一怔道：“你们贵行里多少银子一股？”诸馥斋道：“南边全是讲洋钱，我们每股十元。”单夷英道：“多呢，我兄弟也没有力量。”孙桐耘道：“客气，客气。”单夷英道：“我兄弟个人名下二三万股还凑得出。”孙桐耘听了心花怒放，心中暗暗一想，怪不得招股要向官场军界去兜揽。他们不开口则已，一开口就是上万。商店里招一点股子真难，情面戏，出了一二千块钱还有附带要求条件，什么开往来呢，订透支呢，保举行员呢，荐练习生呢，非常讨厌，缠夹不清像夷英这样真算得爽快，二三万金出诸谈笑从容。心中这一乐非同小可，恨不得对单夷英磕两个头以表心中的感激。这时候忙用手去摸一摸那把小茶壶，问单夷英道：“茶有些凉了，可要叫小大姐来换一换热的？”单夷英摇摇手道：“可以不用，我这会儿不要喝茶。并且我们这时候谈正经事，谈得正起劲，有小大姐进来倒要打断我们的话头。”孙桐耘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诸馥斋听见单夷英一口答应了二三万的股本，心中自是欢喜。但是诸馥斋那人年纪比孙桐耘大几岁，见识得多了，不免有些老奸巨猾。他想夷英这人答应得太快了，靠得住靠不住倒是一个问题。人家附股份总要详细问问内容，他只字不问贸然便答应了，而且又是他自己凑上来的，这其中未免令人可疑。或者这笔款子不是他自己的，是代总统认的也未可知。不过既是总统的，要一二十万才像，两三万数目不大不小之间，也有些不像。心中在那里不住的转念头，一双小眼睛露出老鼠光芒，不住的钉住了单夷英的脸上直射。

这时候单夷英道：“将来你们华达银行在北京开不开分

行？”孙桐耘道：“还没有定。”诸馥斋忙丢了一个眼色给孙桐耘，对单夷英道：“要开的，要开的。不过我们目前取脚踏实地的办法。上海的行基础未巩固以前，暂不多设分行，以免照应不周，致生意外。”单夷英沉吟一下子道：“你这办法是一点不错，将来北京如果设立分行，我可以在府里一方面说一说，不定可以加上三二十万资本也未可知。那我简直劝老头子将自己的那银号暂且不要扩张，用力量来扶助华达。一来华达有股份外人不知道，多帮点忙不致被外人议论。二来你们各位全是内行，办起来一定得法。你瞧怎么样？”孙桐耘听了这一段大希望的话，欢喜得几乎流下眼泪来了。诸馥斋道：“只要有人相信，假以事权，别的不敢说，一年以后行基可以巩固，三年以后信用可以大著，五年以后可以左右逢源。一万资本可以得着十万的效用，十万的资本可以显出百万的声势。”单夷英道：“老头子办银行赚钱还在其次，重在要能占领金融上的势力。”诸馥斋道：“金融界的势力就是信用两个字。照我们的做法先做好了信用招牌，以后势力自然慢慢会显露出来。如一味从虚声上着手，反涉空泛，那末一个不得法，徒务虚名，各项开支不免冒滥，各项放款不免手松，结果下来行里大受损失。这风声出去很不是好事。夷英先生不要动气，一句话官场办商业全吃亏在徒务虚声空撑场面上头。我生平做事确与这情形反对，往往许多朋友不免笑我关于银钱上斤斤较量。其实铢锱必较的人方能托他经手银钱，倘是一个挥霍成性的人，那末好，交一万了一万，交十万了十万，那还行吗？所以鄙人最佩服古人的两句话，叫慈不掌兵，义不掌财，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。”

单夷英听他这一番话句句点头，末后听到慈不掌兵这句话格外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这句话一听我更五体投地了。可恨你老先生年纪比我大了好些，要不差什么，我真想结拜一个

异姓弟兄。”诸馥斋道：“你这话错了，痴长几岁算什么？不过我们现在总算一个做买卖的人，如何能仰攀得上呢？”单夷英道：“你这么说，简直是骂我了。如蒙不弃，我明天就送帖子过来，不知道老哥肯收留我这小兄弟吗？”诸馥斋道：“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。”夷英道：“就这么办。”转过脸来对孙桐耘道：“诸大哥是允许我了，我也要照样的向您要求一下，你肯和我换一个帖子吗？”其先孙桐耘见单夷英要和诸馥斋拜把子，心中已经欣羨非常，生怕夷英不肯和他换帖，自己又不便提起学毛遂自荐。正在徬徨不定当儿，单夷英却和他先提起，自然高兴非凡。假作谦逊道：“馥斋兄在我们一帮里面总算年高德劭，和你老先生拜一个把子也还相称。至于我呢，一无能耐，全要仰仗提携指教，怎么敢结为弟兄呢？”单夷英道：“这更是笑话，咱们以后彼此帮忙的地方多着呢，拜了弟兄以后简直和同胞手足一般，自家人还要说客气话吗？那未免太不像样了。咱们明天就举行结拜大典吧！”孙桐耘道：“在什么地方举行？旅馆里差不多是藏垢纳污之所，似乎不郑重吧！”单夷英道：“最好是在关帝庙，那末桃园三结义正合上大典。”孙桐耘道：“租界上庙宇很少，关帝庙没见过，虹庙是野鸡烧香的地方，我们跑进去未免不雅。寿圣庵是借给人家诵经开吊做冥寿的所在，也不相宜。”诸馥斋道：“那跑马厅芦花荡不是有一个著名的关帝庙吗？我们大可用得。”孙桐耘道：“跑马厅芦花荡左近全是马房，那里有什么关帝庙？”诸馥斋道：“有，有，有，包你有，你不信我还你一个证据。”

说罢诸馥斋立起来走至房门边，开了房门向大房间里一招手，早有一个肥胖的娘姨走过来问：“阿是要烧烟？”诸馥斋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我来问你。现在你们大小姐初一月半可出去烧香？”胖娘姨点点头道：“香吗？自然要烧的噻。我们大小

姐烧香算得顶至诚了，连撒尿老爷那里也烧到呢。诸大人你问做啥？”诸馥斋道：“芦花荡的关帝庙里可去？”胖娘姨道：“去的，去的。芦花荡里的关老爷真灵，怎么可以不去？”诸馥斋对孙桐耘道：“你听听，这关帝庙不是我杜撰出来的。”胖娘姨不知什么缘故，忙问：“诸大人，你问关帝庙做什么？可是也要去烧香？倘然是去烧香，顶好不要夹在初一月半，那末真夹得来玩淘成。野鸡在那里烧香的也不少呢。”孙桐耘怕被胖娘姨晓得他们也去烧香似乎难以为情，忙装着没事的神气道：“我们因为谈到烧香，因此问问你，我们并不烧香。”胖娘姨道：“阿弥陀佛，现在各庙里香火比从前要盛几倍，烧香的人一天多似一天。别的不必说，就是一班大人老爷吃素念佛的也交关多了，烧烧香真是有好处玩坏处的事呀！”单夷英见胖娘姨唠唠叨叨大发议论不愿意多听，忙将那把小茶壶递给胖娘姨，叫她去重泡一壶茶来。胖娘姨拿着壶走了出去。

单夷英道：“咱们拜弟兄的事，到给这胖家伙打断话头了。”孙桐耘笑道：“这全是馥斋提出这关帝庙不关帝庙而起。”单夷英道：“听那胖家伙的话，那么关帝庙一定是很热闹的，而且烧香的人一定也是下流社会人居多。咱们夹进去似乎不好。咱们还是寻一个清静点地方，点上香烛磕两个头不是很好吗？也不必一定要到关帝庙做那迷信举动。”孙桐耘道：“对对。不瞒你说，我认识不少耶教中人，倘若被他们碰见了我从庙里磕头出来，一定要被他们讥消。不去也好。”诸馥斋道：“外面总不好，还是约定一个日子到我家里举行，那岂不很好吗？”单夷英道：“你宅子里那是最好最好，兰谱咱们明天就各人分头各自先写起来，免得急。”孙桐耘道：“那是总来得及，临时写也来得及。”诸馥斋道：“写是预先写的好，一份大红全柬上，三代籍贯兄妹妻妾一一写起来也很有许多字呢。”孙桐耘道：“不必，

不必。现在书坊店里有一种石印印好的空白兰谱，我们买几份来填一填就行了，比从前用红柬写起来要便当得多了。”诸馥斋道：“石印的兰谱填起来未免太不恭敬吧！拜把子是一件老式的事，我瞧还是用老式的红柬楷书较为郑重。”单夷英道：“不，现在石印的兰谱也很考究，我在北京用过多次，很好。里面固然是印有五彩的花纹，兰谱外面还有一个精致的红皮硬壳印有金字，仿佛和银行里的存折一般讲究，很觉得光彩夺目呢。”诸馥斋道：“自入民国以来，我还没和人拜过把弟兄，新式的兰谱却没瞧见过呢。”单夷英道：“有现成印好的，咱们自然乐得省事了。”孙桐耘道：“这几件东西明天由我去买便了。”单夷英道：“我瞧，写好了也不必拣什么日分，简直就是明天到诸大哥的家里去拜吧。”诸馥斋也极表欢迎。

正在这当儿，洪彩云出局回来了，却蹑手蹑脚的走进房来。早被单夷英瞧见，笑道：“你别吓人，我早瞧见了。”洪彩云见夷英已说穿了，便扑到夷英身旁，埋怨他道：“单大人，你瞧见了，为什么响出来？我预备吓一吓孙大人、诸大人呢。”诸馥斋笑道：“彩云你好良心，我替你做成了这个媒人，你不来谢我，反要冷不防的来吓我。我年纪老了吃不起惊吓咧，幸亏单大人通知我，不然真要吓断了我的老性命呢。”洪彩云道：“吓不煞的，吓煞了我来赔你一条命。”单夷英道：“这万万不可，你是我的一件宝贝，诸大人是我的老盟兄，都吓不得。”洪彩云听了老盟兄三个字有些不懂道：“啥物事？阿是诸大人的老命凶？”单夷英笑道：“这个你不懂了，你出了一个局，我已经和诸大人、孙大人结拜了兄弟了。”洪彩云道：“哦！男人结拜弟兄可是同我们结拜小姊妹一样吗？”单夷英道：“对呀，你真聪明。”洪彩云道：“就是你们三个人拜吗？”单夷英道：“只有我们三个人。”洪彩云道：“三个人阿少一点？结拜起来不大闹忙。我们